

第2版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中医药学术特点、
理论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是中医继承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

名老中医用药心得

第2辑

主 编
岳桂华 荣秀岩

用药如用兵。
医生不精于药，难以成良医。
医不专于药，而舍药无以全医。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第2版

名老中医用药心得

MINGLAOZHONGYI YONGYAO XINDE

(第2辑)

主 编	岳桂华	荣秀岩	
副主编	荣 堃	贾春梅	谭 勇
编 委	杨秀丽	李丰军	姚朋华
	吴 军	姜莉莉	黄成志
	白 可	胡永学	刘海涛
	刘金星	徐 敏	李 军
	赵文源	姜家全	张 栋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老中医用药心得. (第 2 辑) / 岳桂华, 荣秀岩主编. —2 版.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091-6305-4

I. ①名… II. ①岳…②荣… III. ①中药学—临床药学 IV. ①R2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5218 号

策划编辑: 王显刚 文字编辑: 荣 堃 责任审读: 杜云祥

出版发行: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 北京市 100036 信箱 188 分箱 邮编: 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 (010) 51927290; (010) 51927283

邮购电话: (010) 51927252

策划编辑电话: (010) 51927300—8707

网址: www.pmmp.com.cn

印、装: 北京国马印刷厂

开本: 710mm×101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219 千字

版、印次: 2013 年 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500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 凡有缺、倒、脱页者, 本社负责调换

再版前言

本书第1版（《名老中医用药心得》《名老中医用药心得2》）自2008年面世以来，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认为本书是一套难得的名老中医经验汇编佳作，为读者系统学习近现代名老中医学术经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大拓展了读者临床应用中药的思路。如当当网某读者留言：“将数百名医之经验，集于一书，很多是我既往所不知的秘诀，受益匪浅。如我用本书中介绍的白花蛇舌草治疗一例年轻女性的面部痤疮，服用半个月后即基本痊愈，故其内容是可信的。”编辑也接到大量读者反馈电话，对本书赞不绝口，并希望能尽快出版后续图书。

由于受篇幅、精力及手头材料所限，第1版还有大量名老中医的用药经验尚未纳入。在第1版的基础上，我们重新组织了编写队伍，加以二十余名研究生的加入，使得本书的内容更为丰富，更为实用，字数也达到了近二百万字。为便于读者阅读，我们拟以分辑推出。首批推出《名老中医用药心得（第1辑）》（解表药）《名老中医用药心得（第2辑）》（清热药），后续图书也将陆续推出。

再次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内容系编者在长期研读学习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辑录所得，正式出版的目的在于为读者研究学习名医经验提供方便，以便于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在此，谨对文献资料的原著作者及名老中医致以衷心感谢！正是有了他们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整理、发掘，才使得中医得以薪火传承！

编 者

2012年10月

前言

名老中医是将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前人经验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解决临床疑难问题的典范，代表着中医学术和临床发展的最高水平。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中医药学术特点、理论特质的集中体现。与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文献相比，它们更加鲜活，更具可用性，是中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中的一笔宝贵财富。要让其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开展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证经验研究，是中医继承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继承是我们首先需要做好的重要的基础工作，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创新，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不能很好地继承，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这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余靖在“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课题启动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

“医生不精于药，难以成良医。”中药药性不仅是中医理论的有力验证，也是名老中医传承、发扬中医理论的有效载体。加强名老中医中药应用经验的学习和研究，琢磨并领略名老中医中药应用经验里所蕴涵的学术内涵、临证思路，乃是中医业者拓展临证诊治思路，提高中医临床水平的有效途径。

本书以紧密结合临床，面向临床实用为宗旨，所辑录的名老中医的中药应用经验和心得体会，不仅有对传统药效的新认识、新运用、新经验，还有许多名老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积累的，对传统药效的拓展应用，颇多独到发挥，能很好地启迪读者的用药思路。读者当在辨证论治原则的指导下，有是证用是方，有是证用是药，借鉴名医处方用药思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而不可盲目照搬照用，以免贻误患者。

鉴于本书所辑中药应用心得或为名老中医本人亲撰，或为其随诊门人所撰，皆能如实反映该中药的应用精华，编者未刻意加以自己的评按，以求避免不成熟

的评按，甚至可能是错误的评按给读者带来误导。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本书所辑名老中医经验有超大剂量使用中药的现象，有些甚至超出药典规定剂量几十倍之多。这些超大剂量使用中药的经验乃是建立在该老中医几十年使用心得的基础上，对其适应证、有效及中毒剂量、药后反应等有着成熟的经验，更可能有因地、因时、因人而异的因素在内，非有真知卓识者不能臻此，所以请读者勿盲目模仿，无实际经验者宜慎用。对此经验，应师其法而不用其量，用量多少应视病症具体而定，不能丢掉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切勿偏执某人之经验而死守其用量也。尤其是患者或家属更要在有经验的专业医师指导下使用，绝对禁止盲目抄用。

对于在本书出现的部分国家已明令禁止使用的药材，为忠实名医原意，便于读者阅读，本书未予删改，请在临床实际应用中使用替代品。

由于篇幅所限，本书收录中药仅 208 味，并且相关中药的药对、验方、医案方面的内容没有纳入本书，请参考本系列丛书其他分册，如《名医效验药对·内科卷》《名医效验药对·杂病卷》《名老中医屡试屡效方》《名医经典医案导读》。

本书内容系编者在长期研读学习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辑录所得，正式出版的目的在于为读者研究学习名医经验提供方便，以便于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在此，谨对文献资料的原著作者及名老中医致以衷心感谢！正是有了他们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整理、发掘，才使得中医得以薪火传承！

编 者

2008 年 7 月

目 录

石膏	1
知母	27
栀子	30
芦根	35
天花粉	38
夏枯草	42
决明子	47
谷精草	51
密蒙花	52
鸭跖草	53
黄芩	55
黄连	59
黄柏	66
龙胆草	69
苦参	73
秦皮	82
金银花 (附:忍冬藤)	83
连翘	87
大青叶	93
板蓝根	94
青黛	95
蚤休	98
土茯苓	102
贯众	111



鱼腥草	115
蒲公英	117
紫花地丁	126
红藤	127
败酱草	130
白花蛇舌草	132
山豆根	134
射干	136
马勃	138
白头翁	139
马齿苋	144
鸦胆子	149
白菰	151
白鲜皮	153
漏芦	154
山慈菇	155
绿豆	157
葎草	161
木蝴蝶	163
水牛角 (附: 犀角)	165
生地黄	172
玄参	179
牡丹皮	183
赤芍	185
紫草	190
青蒿	197
地骨皮	200
白薇	205
银柴胡	209
胡黄连	212

石 膏

【药材基原】为硫酸盐类矿物硬石膏族石膏，主要含含水硫酸钙（ $\text{CaSO}_4 \cdot 2\text{H}_2\text{O}$ ）。煅石膏为无水硫酸钙（ CaSO_4 ）。古人认为本矿石质地晶莹，内含脂膏，故名石膏。采挖后，除去泥沙及杂石，研细生用或煅用。以色白、半透明、无杂石、纵断面纤维状有光泽者为佳。

【性味归经】辛、甘，大寒。归肺、胃经。

【传统功效】生用：清热泻火，除烦止渴；煅用：敛疮生肌，收湿，止血。

【现代功效】解热（同时抑制发汗中枢，故其解热而不发汗，尤其适用于高热），镇静，镇痛，抗炎，免疫调节作用。

【主治病症】热病壮热不退，烦躁口渴，神昏谵语，发狂，发斑，中暑，肺热喘咳，胃火头痛、牙痛，口舌生疮，消渴；痈肿热痛，疮疡不敛，湿疹，烧烫伤。

【用法用量】内服：宜生用，煎汤，15～60g（大剂量150～240g），打碎先煎；或入丸、散。外用：适量，煅研细末，撒或调敷。

【使用注意】虚寒证禁服，脾胃虚弱及血虚、阴虚发热者慎服。

正确使用石膏，首先必须辨证准确并注意以下几点：①剂量必须用足。石膏味辛性寒，善清气分实热。如果切中病机，确系外感病邪入侵而致的气分实热证，病理变化以里热证为主者，可大剂量投用。无论单用或复方，儿童一般用量为60～100g，成人可用至150～200g，至于其他情况，石膏的用量应根据具体病情酌定。②石膏的服法亦应特别讲究，煎汤徐徐温服是常用的服法。徐徐温服，既利于散热，又可护胃。趁热服之，得石膏寒凉之性，随热汤发散之力，化为汗液尽达于外。此乃寒因热用，护胃之法。亦有单服石膏末之法，主要用于阳明热盛或兼呕吐、便秘等证。③用石膏时一般应与山药同煎，这样可使药液成混悬液状。既能增加石膏的摄入量增加效果，又能避免石膏的滑泄作用。④使用石膏还应分清生石膏和煅石膏的不同性质和用途。无论煎服还是单服，一般均为生石膏，外用者一般为煅石膏。[山东中医杂志，2002，21（7）：431.]

【应用经验】

陈廷儒经验

壬辰秋，余至天津，适张汉卿观察病气喘甚剧，终夜不得卧，缠绵已月余。邀余往诊，脉虚细数。审是夏季伏暑未清，阴虚火升为患，用润气汤加石膏，一



剂，喘嗽平，能安睡矣。后承是意加减，两旬余而愈。当初治时，有闻方中用石膏，传为大谬者。愚思：症起六月，暑邪内伏，非石膏不解，何谬之有？彼以石膏为谬者，殆患喘而不敢用石膏也者，否则辨证不明，误用石膏治寒喘，未得其法也。夫仲景续命汤、越婢汤等方，俱加石膏以为因势利导之捷决。李士材治烦暑致喘用白虎汤，古人治火邪上冲，喘不得息者，罔不藉石膏以为功。盖暑喘用石膏，犹之寒喘用干姜，虚喘用人参，实喘用苏子，不遇其症则已，即遇其症，必用无疑。俗流信口雌黄，原不足辩，所不能不辩者，此等喘证最烦，愈未几时，倏焉又发，投剂稍差，则误非小。（《诊余举隅录》）

江瓊经验

石膏反荞麦 曾见乡人食荞麦饼，服石膏而死者，人莫知其故。又一妇人欲自尽，市砒，市人疑，以石膏予之。归，以之和荞麦面作饼，食之亦死。以此知石膏与荞麦反。（《名医类案》）

张锡纯经验

石膏之质原为硫养轻钙化合而成，其性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为清阳明胃腑实热之圣药，无论内伤、外感用之皆效，即他脏腑有实热者用之亦效。《神农本草经》原谓其微寒，其寒凉之力远逊于黄连、龙胆草、知母、黄柏等药，而其退热之功效则远过于诸药。《神农本草经》谓其微寒，则性非大寒可知。且谓其宜于产乳，其性尤纯良可知。

盖言其性不甚寒凉，可用于产后也。乃后世注《神农本草经》者，不知产乳之乳字原作生字解，而竟谓石膏能治妇人无乳，支离殊甚。要知产后无外感之热，石膏原不可用。若确有外感实热，他凉药或在所忌，而独不忌石膏，以石膏之性非大寒，乃微寒也。是以汉代张仲景所著《金匱》中有竹皮大丸，治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中有石膏。夫乳中者，生子之时也，其烦乱、呕逆必有外感之实热也，此实通《神农本草经》石膏主产乳之义以立方也。

石膏医者多误认为大寒而煨用之，则宣散之性变为收敛（点豆腐者必煨用，取其能收敛也），以治外感有实热者，竟将其痰火敛住，凝结不散，用至一两即足伤人，是变金丹为鸩毒也。迨至误用煨石膏僨事，流俗之见，不知其咎在煨不在石膏，转谓石膏煨用之其猛烈犹足伤人，而不煨者更可知矣。于是一倡百和，遂视用石膏为畏途，即有放胆用者，亦不过七八钱而止。夫石膏之质甚重，七八钱不过一大撮耳。以微寒之药，欲用一大撮扑灭寒温燎原之热，又何能有大效。是以愚用生石膏以治外感实热，轻证亦必至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重用至四五两，



或七八两，或单用，或与他药同用，必煎汤三四茶杯，分四五次徐徐温饮下，热退不必尽剂。如此多煎徐服者，欲以免病家之疑惧，且欲其药力常在上焦、中焦，而寒凉不至下侵致滑泻也。盖石膏生用以治外感实热，断无伤人之理，且放胆用之，亦断无不退热之理。惟热实脉虚者，其人必实热兼有虚热，仿白虎加人参汤之义，以人参佐石膏亦必能退热。盖诸药之退热，以寒胜热也，而石膏之退热，逐热外出也。是以将石膏煎服之后，能使内蕴之热息息自毛孔透出，且因其含有硫养轻，原具发表之性，以之煮汤又直如清水，服后其寒凉之力俱随发表之力外出，而毫无汁浆留中以伤脾胃，是以遇寒温之大热势若燎原，而放胆投以大剂白虎汤，莫不随手奏效。其邪实正虚者，投以白虎加人参汤，亦能奏效。

盖石膏之所以善治寒温者，原恃其原质中之硫养轻也。若煅之，其硫养轻皆飞去，所余之钙经煅即变质，若误服之，能将人外感之痰火及周身之血脉皆为凝结锢闭。是以见有服煅石膏数钱脉变结代，浸至言语不遂，肢体痿废者；有服煅石膏数钱其证变结胸，满闷异常，永不开通者；有服煅石膏数钱其周身肌肉似分界限，且又突起者。盖自有石膏煅不伤胃之语，医者轻信其说以误人性命者实不胜计矣。故凡用生石膏者，宜买其整块明亮者，自监视轧细（凡石质之药不轧细，则煎不透）方的。若购自药局中难辨其煅与不煅，迨将药煎成，石膏凝结药壶之底，倾之不出者，必系煅石膏，其药汤即断不可服。

且尝历观方书，前哲之用石膏，有一证而用至十四斤者（见《笔花医镜》）；有一证而用至数十斤者（见《吴鞠通医案》）；有产后亦重用石膏者（见徐灵胎医案，然须用白虎加人参汤，以玄参代知母，生山药代粳米）。然所用者皆生石膏也。

【附案】子××，七岁时，感冒风寒，四五日间，身大热，舌苔黄而带黑。孺子苦服药，强与之即呕吐不止。遂单用生石膏两许，煎取清汤，分三次温饮下，病稍愈。又煎生石膏二两，亦徐徐温饮下，病又见愈。又煎生石膏三两，徐徐饮下如前，病遂全愈。夫以七岁孺子，约一昼夜间，共用生石膏六两，病愈后饮食有加，毫无寒中之弊，则石膏果大寒乎？抑微寒乎？此系愚初次重用石膏也。故第一次只用一两，且分三次服下，犹未确知石膏之性也。世之不敢重用石膏者，何妨若愚之试验加多以尽石膏之能力乎？

同邑友人赵××之妻，年近六旬得温病，脉数而洪实，舌苔黄而干，闻药气即呕吐。俾单用生石膏细末六两，以做饭小锅（不用药甑，恐有药味复呕吐）煎取清汤一大碗，恐其呕吐，一次只温饮一口，药下咽后，觉烦躁异常，病家疑药



不对证。愚曰：“非也，病重药轻故也”，饮至三次，遂不烦躁，阅四点钟尽剂而愈。

同邑友人毛××之三子××，年三十二岁，素有痰饮，得伤寒证，服药调治而愈。后因饮食过度而复，服药又愈。后数日又因饮食过度而复，医治无效。四五日间，延愚诊视，其脉洪长有力，而舌苔淡白，亦不燥渴，食梨一口即觉凉甚，食石榴子一粒，心亦觉凉。愚舍证从脉，为开大剂白虎汤方，因其素有痰饮，加清半夏数钱，其表兄高××在座，邑中之宿医也，疑而问曰：“此证心中不渴不热，而畏食寒凉如此，以余视之虽清解药亦不宜用，子何所据而用生石膏数两乎？”答曰：“此脉之洪实，原是阳明实热之证，其不觉渴与热者，因其素有痰饮湿胜故也。其畏食寒凉者，因胃中痰饮与外感之热互相胶漆，致胃府转从其化与凉为敌也。”毛××素晓医学，信用愚言，两日夜间服药十余次，共用生石膏斤余，脉始和平，愚遂旋里。隔两日复来相迎，言病患反复甚剧，形状异常，有危在顷刻之虑。因思此证治愈甚的，何至如此反复。既至（相隔三里强），见其痰涎壅盛，连连咳吐不竭，精神恍惚，言语错乱，身体颤动，诊其脉平和无病，惟右关胃气稍弱。愚恍然会悟，急谓其家人曰：“此证万无闪失，前因饮食过度而复，此次又因戒饮食过度而复也。”其家人果谓有鉴前失，数日之间，所与饮食甚少。愚曰：“此无须用药，饱食即可愈矣。”其家人虑其病状若此，不能进食。

愚曰：“无庸如此多虑，果系由饿而得之病，见饮食必然思食。”其家人根据愚言，时已届晚八点钟，至黎明进食三次，每次搏节与之，其病遂愈。

友人毛××妻，年近七旬，于正月中旬，伤寒无汗。原是麻黄汤证，因误服桂枝汤，汗未得出，上焦陡觉烦热恶心，闻药气即呕吐，但饮石膏所煮清水及白开水亦呕吐。惟昼夜吞小冰块可以不吐，两日之间，吞冰若干，而烦热不减，其脉关前洪滑异常。俾用鲜梨片，蘸生石膏细末咀嚼之，遂受药不吐，服尽二两而病愈。

一人患梅毒，在东人医院治疗二十余日，头面肿大，下体溃烂，周身壮热，谵语不省人事，东人谓毒已走丹不可治。其友人孙××，邀愚往东人院中为诊视。疑其证夹杂温病，遂用生石膏细末半斤，煮水一大瓶，伪作葡萄酒携之至其院中，托言探友，盖不欲东人知为疗治也。及入视病患，其头面肿而且红，诊其脉洪而实，知系夹杂温病无疑，嘱将石膏水徐徐温服。翌日，又往视，其头面红肿见退，脉之洪实亦减半，而较前加数，仍然昏愤谵语，分毫不省人事。所饮石膏之水尚余一半，俾自购潞党参五钱，煎汤兑所余之石膏水饮之。翌日，又往视之，则人



事大清，脉亦和平。病患遂决意出彼院来院中调治，后十余日其梅毒亦愈。此证用潞党参者，取其性平不热也。

一人，年五十，周身发冷，两腿疼痛。医者投以温补之药，其冷益甚，欲作寒战。诊其脉，甚沉伏，重按有力。其舌苔黄厚，小便赤涩。当时仲春，知其春温之热，郁于阳明而未发，故现此假象也。欲用白虎汤加连翘治之，病患闻之，骇然。愚曰：但预购生石膏四两，迨热难忍时，煎汤饮之可乎？病者曰：恐无其时耳。愚曰：若取鲜白茅根，煎汤饮之，则冷变为热，且变为大热矣。病者仍不确信，然欲试其验否，遂剖取鲜白茅根，去净皮，细锉一大碗，煮数沸，取其汤，当茶饮之。有顷热发，若难忍。须臾再诊其脉，则洪大无伦矣。愚将所预购之四两生石膏煎汤，分三次温饮下，其热遂消。

石膏之性，又善清瘟疹之热（参阅清疹汤后附案），又善清头面之热（参阅青孟汤后附案），又善清咽喉之热（参阅“详论咽喉证治法”所载治沧州友人董××一案）。

外感痰喘，宜投以《金匱》小青龙加石膏汤。若其外感之热，已入阳明之府，而小青龙中之麻、桂、姜、辛诸药，实不宜用。曾治刘××，年八岁。孟秋患温病，医治十余日，病益加剧。表里大热，喘息迫促，脉象洪数，重按有力，知犹可治。问其大便，两日未行，投以大剂白虎汤，重用生石膏二两半，用生山药一两以代方中粳米。且为其喘息迫促、肺中伏邪，又加薄荷叶一钱半以清之。俾煎汤两茶盅，作两次温饮下，一剂病愈强半，又服一剂全愈。

从来产后之证，最忌寒凉。而果系产后温病，心中燥热，舌苔黄厚，脉象洪实，寒凉亦在所不忌。然所用寒凉之药，须审慎斟酌，不可漫然相投也。愚治产后温证之轻者，其热虽入阳明之府，而脉象不甚洪实，恒重用玄参一两，或至二两，辄能应手奏效。若系剧者，必用白虎加人参汤方能退热。然用时须以生山药代粳米，玄参代知母，方为稳妥。医方篇中白虎加人参以山药代粳米汤下附有验案可参观。盖以石膏、玄参，《神农本草经》皆明言其治产乳，至知母条下则未尝言之，不敢师心自用也。

友人毛××曾治一少妇，产后十余日，周身大热，无汗，心中热，而且渴。延医调治，病势转增。甚属危急。毛××诊其脉，甚洪实，舌苔黄而欲黑，撮空摸床，内风已动。治以生石膏三两，玄参一两，野台参五钱，甘草二钱。为服药多呕，取竹皮大丸之义，加竹茹二钱，煎汤一大碗，徐徐温饮下，尽剂而愈。观此案，则外感之热，直如燎原，虽在产后，岂能从容治疗乎？孙思邈曰：智欲圆



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世俗医者，遇此等证，但知心小，而不知胆大。岂病患危急之状，漠不关于心乎？

在女子有因外感之热内迫，致下血不止者，亦可重用白虎加人参汤治之。邻村李氏妇，产后数日，恶露已尽，至七八日，忽又下血。延医服药，二十余日不止，其脉洪滑有力，心中热而且渴。疑其夹杂外感，询之身不觉热，舌上无苔，色似微白，又疑其血热妄行，投以凉血兼止血之药，血不止而热渴亦如故。因思此证实夹杂外感无疑，遂改用白虎加人参汤，方中生石膏重用三两，更以生山药代粳米煎汤三盅，分三次温饮下，热渴遂愈，血亦见止。又改用凉血兼止血之药而愈。痢证身热不休，服一切清火之药，而热仍不休者，方书多诿为不治。夫治果对证，其热焉有不休之理？此乃因痢证夹杂外感，其外感之热邪，随痢深陷，弥漫于下焦经络之间，永无出路，以致痢为热邪所助，日甚一日而永无愈期。夫病有兼证，即治之宜有兼方也，斯非重用生石膏更助以人参以清外感之热不可（通变白虎加人参汤后载有治王××验案可参阅）。

表兄张××之妻高氏。年五十余，素多疾病。于季夏晨起偶下白痢，至暮十余次，秉烛后，忽然浑身大热，不省人事，循衣摸床，呼之不应。其脉洪而无力，肌肤之热烙手。知其系气分热痢，又兼受暑，多病之身不能支持，故精神昏愤如是也。急用生石膏三两、野党参四钱，煎汤一大碗，徐徐温饮下。至夜半尽剂而醒，痢亦遂愈，诘朝煎渣再服，其病脱然。

上所载痢证医案，皆兼外感之热者也。故皆重用生石膏治之，非概以其方治痢证也。拙著《衷中参西录》中，治痢共有七方，皆随证变通用之，确有把握，前案所用之方，乃七方之一也。愚用此方治人多矣，脉证的确，用之自无差忒也。

疟疾虽在少阳，而阳明兼有实热者，亦宜重用生石膏。曾治邻村李××，年四十许，疟疾间日一发，热时若燔，即不发之日亦觉表里俱热，舌燥口干，脉象弦长，重按甚实。此少阳邪盛，阳明热盛，疟而兼温之脉也。投以大剂白虎汤加柴胡三钱，服后顿觉清爽。翌晨疟即未发，又煎服前剂之半，加生姜三钱，温、疟从此皆愈。至脉象虽不至甚实，而按之有力，常觉发热懒食者，愚皆于治疟剂中，加生石膏两许以清之，亦莫不随手奏效也。

石膏之性，又善治脑漏。方书治脑漏之证，恒用辛夷、苍耳。然此证病因，有因脑为风袭者，又因肝移热于脑者。若因脑为风袭而得，其初得之时，或可用此辛温之品散之，若久而化热，此辛温之药即不宜用，至为肝移热于脑，则辛温之药尤所必戒也。近治奉天郭××，得此证半载不愈。鼻中时流浊涕，其气腥臭，

心热神昏，恒觉眩晕。其脉左右皆弦而有力，其大便恒干燥，知其肝移热于脑，其胃亦移热于脑矣。恐其病因原系风袭，先与西药阿司匹林瓦许以发其汗，头目即觉清爽，继为疏方，用生石膏两半，龙胆草、生杭芍、玄参、知母、花粉各四钱，连翘、金银花、甘草各二钱，薄荷叶一钱。连服十剂，石膏皆用两半，他药则少有加减，其病遂脱然全愈。

奉天一人得此证，七八日，其脉浮而有力，知其因风束生热也。亦先用阿司匹林瓦许汗之。汗后，其鼻中浊涕即减，亦投以前方，连服三剂全愈。

《神农本草经》谓石膏能治腹痛，诚有效验。曾治奉天刘××腹疼，三年不愈。其脉洪长有力，右部尤甚，舌心红而无皮，时觉头疼眩晕，大便干燥，小便黄涩，此乃伏气化热，阻塞奇经之经络，故作疼也。为疏方：生石膏两半，知母、花粉、玄参、生杭芍、川楝子各五钱，乳香、没药各四钱，甘草二钱，一剂疼愈强半。即原方略为加减，又服数剂全愈。

愚弱冠，有本村刘氏少年，因腹疼卧病月余，昼夜号呼，势极危险。延医数人，皆束手无策。闻愚归，求为诊视，其脉洪长有力，盖从前之疼犹不至如斯，为屡次为热药所误，故疼益加剧耳。亦投以前方，惟生石膏重用二两，一剂病大轻减。后又加鲜茅根数钱，连服两剂全愈。盖此等证，大抵皆由外感伏邪窜入奇经，久而生热。其热无由宣散，遂郁而作疼。医者为其腹疼，不敢投以凉药，甚或以热治热，是以益治益剧。然证之凉热，脉自有分，即病患细心体验，亦必自觉。临证者尽心询问考究，自能得其实也。

石膏之性，又最宜与西药阿司匹林并用。盖石膏清热之力虽大，而发表之力稍轻。阿司匹林味酸性凉，最善达表，使内郁之热由表解散，与石膏相助为理，实有相得益彰之妙也。如外感之热，已入阳明胃腑，其人头疼舌苔犹白者，是仍带表证。愚恒用阿司匹林一瓦，白蔗糖化水送服以汗之。迨其汗出遍体之时，复用生石膏两许，煎汤乘热饮之（宜当汗正出时饮之），在表之热解，在里之热亦随汗而解矣。若其头已不疼，舌苔微黄，似无表证矣，而脉象犹浮，虽洪滑而按之不实者，仍可用阿司匹林汗之。然宜先用生石膏七八钱，或两许，煮汤服之，俾热势少衰，然后投以阿司匹林，则汗既易出，汗后病亦易解也。若其热未随汗全解，仍可徐饮以生石膏汤，清其余热。不但此也，若斑疹之毒，郁而未发，其人表里俱热，大便不滑泻者，可用生石膏五六钱，煎汤冲服阿司匹林半瓦许，俾服后，微似有汗，内毒透彻，斑疹可全然托出。若出后壮热不退，胃腑燥实，大便燥结者，又可多用生石膏至二三两许，煎汤一大碗（约有三四茶杯），冲阿司匹林



一瓦,或一瓦强,一次温饮数羹匙。初饮略促其期,迨热见退,或大便通下,尤宜徐徐少饮,以壮热全消,仍不至滑泻为度。

如此斟酌适宜,斑疹无难愈之证矣。石膏与阿司匹林,或前后互用,或一时并用,通变化裁,存乎其人,果能息息与病机相赴,功效岂有穷哉!

用阿司匹林治关节肿疼之挟有外感实热者,又必与石膏并用,方能立见奇效。奉天赵××之侄,年六岁。脑后生疮,漫肿作疼,继而头面皆肿,若赤游丹毒。继而作抽掣,日甚一日。浸至周身僵直,目不能合,亦不能瞬,气息若断若续,呻吟全无。其家人以为无药可治,待时而已。约两昼夜,形状如故,试灌以勺水,似犹知下咽。因转念或犹可治,而彼处医者,咸皆从前延请而屡次服药无效者也。来院求为延医。其脉洪数而实,肌肤发热,知其夹杂温病,阳明腑证已实,势虽垂危,犹可挽回。遂用生石膏细末四两,以蒸汽水煎汤两茶杯,徐徐温灌之。周十二时,剂尽,脉见和缓,微能作声。又用阿司匹林半瓦,仍以汽水所煎石膏汤,分五次送下,限一日夜服完。服至末二次,皆周身微见汗,其精神稍明了,肢体能微动。从先七八日不食,且不大便,至此可少进茶汤,大便亦通下矣。继用生山药细末煮作稀粥,调以白蔗糖,送服阿司匹林三分之一瓦,日两次,若见有热,即间饮汽水所煮石膏汤。又以蜜调黄连末,少加薄荷冰,敷其头面肿处,生肌散敷其疮口破处,如此调养数日,病势减退,可以能言。其左边手足仍不能动,试略为屈伸,则疼不能忍。细验之,关节处皆微肿,按之觉疼,知其关节之间,因外感之热而生炎也。遂又用鲜茅根煎浓汤(无鲜茅根可代以鲜芦根),调以白蔗糖,送服阿司匹林半瓦,日两次。俾服药后周身微似有汗,亦间有不出汗之时,令其关节中之炎热,徐徐随发表之药透出。又佐以健补脾胃之药,俾其多进饮食。如此旬余,左手足皆能运动,关节能屈伸。以后饮食复常,停药勿服,静养半月,行动如常矣。此证共享生石膏三斤,阿司匹林三十瓦,始能完全治愈。愚用阿司匹林治热性关节肿疼者多矣,为此证最险,故详记之。

丁仲祐《西药实验谈》载,东人用阿司匹林,治愈关节急性痿痹质斯(即热性关节肿疼)之案甚伙,而其证之险,皆远逊于此证。若遇此证,不能重用生石膏,尚有何药能与阿司匹林并用,以挽回此极险之证乎?彼欲废弃中药者,尚其详观此案也。

上所录诸案,其为证不同,然皆兼有外感实热者也。乃有其人纯系内伤,脏腑失和,而前哲具有特识,亦有重用石膏者。徐灵胎曰:“嘉兴朱宗臣,以阳盛阴亏之体,又兼痰凝气逆。医者以温补治之,胸膈痞塞,而阳道痿。群医谓脾肾两



亏，将恐无治，就余于山中。余视其体，丰而气旺，阳升而阴不降，诸窍皆闭。笑谓之曰：此为肝肾双实证，先用清润之药，加石膏以降其逆气，后以消痰开胃之药涤其中宫，更以滋肾强阴之药镇其元气，阳事即通。五月后，外家即怀孕，得一女，又一年复得一男。”观此，石膏治外感兼治内伤，功用何其弘哉！

穷极石膏之功用，恒有令人获意外之效者。曾治奉天马姓叟，年近六旬，患痔疮，三十余年不愈。后因伤寒证，热入阳明之府，投以大剂白虎汤数剂，其病遂愈，痔疮竟由此除根。

奉天吕姓幼童，年五六岁，每年患眼疾六七次，皆治于东人医院。东人谓此关于禀赋，不能除根。后患瘟疹，毒热甚恣，投以托毒清火之品，每剂中用生石膏两半，病愈后，其眼疾亦从此不再反复。

友人张××，曾治京都阎姓叟。年近七旬，素有劳疾，发则喘而且嗽。于冬日感冒风寒，上焦烦热，劳疾大作，痰涎胶滞，喘促异常。其脉关前洪滑，按之有力。张××治以生石膏二两以清时气之热，因其劳疾，加沉香五钱，以引气归肾。且以痰涎太盛，石膏能润痰之燥，不能行痰之滞，故又借其辛温之性，以为石膏之反佐也。一日连服二剂，于第二剂加清竹沥二钱，病若失。劳疾亦从此除根永不反复。夫劳疾至年近七旬，本属不治之证，而事出无心，竟以重用石膏治愈之，石膏之功用，何其神哉！愚因闻此案，心有会悟，拟得治肺劳黄膏方，其中亦用生石膏，服者颇有功效。

寒温阳明府病，原宜治以白虎汤。医者畏不敢用，恒以甘寒之药清之，遇病之轻者，亦可治愈，而恒至稽留余热（甘寒药滞泥，故能闭塞外感热邪），变生他证。迨至病久不愈，其脉之有力者，仍可用白虎汤治之，其脉之有力而不甚实者，可用白虎加人参汤治之。曾治奉天一学徒。年十四五，得劳热喘嗽证。初原甚轻，医治数月，病势浸增，医者诿谓不治。遂来院求为诊视，其人羸弱已甚，而脉象有力，数近六至，疑其有外感伏热，询之果数月之前，曾患温病，经医治愈。乃知其决系外感留邪，问其心中时觉发热，大便干燥，小便黄涩，遂投以白虎加人参汤，去粳米加生怀山药一两，连服数剂，病若失。见者讶为奇异，不知此乃治其外感，非治其内伤，而能若是之速效也。

《内经》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是言伏气为病也。乃有伏气伏于膈膜之下（《内经》所谓横连膜原也），逼近胃口，久而化热，不外发为温病，转上透膈膜，熏蒸肺脏，致成肺病者。若其脉有力，亦宜重用生石膏治之。曾治奉天赵某年四十许。始则发热懒食，继则咳嗽吐痰腥臭，医治三月，浸至不能起床。脉象